9月27日上午，一场聚焦“教育叙事与青年成长”的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南校园永芳堂举行。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中山大学教授吴重庆、中山大学教授林岗分别发表演讲。会议由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与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作协主席谢有顺主持，来自全国的多所高校学者、教师和学生参与——

陈平原

王晓明

吴重庆

林岗

AI时代，如何重建“青年”概念？

文/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梁善茵 实习生 李岑 图/主办方提供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自尊心和幸福感比什么都重要

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的处境跟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因为学历高消费等原因，许多学生不得不把中学的竞争状态带入大学，所以大学也变得不轻松，这就导致两个状态，一是在好大学面临过度竞争，第二是很多“双非”大学的学生可能觉得怎么努力都不行。所以，要特别关注两个极端。总之，潮起潮落，阴晴圆缺，历史就这么不断地演讲，碰到了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必须坚持得住，然后等下一个风口。

在AI时代的教育中，我认为要养成“亲自”读书的好习惯，在未来的人机竞争中保持自我感动、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这是重中之重。发表论文，奖励创新，是大趋势，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切实可行，明明做不到硬要撑着，连本科论文都要有创新性，就容易出现造假——偶尔有不世出的天才，那另外培养就是了。

绝大部分人都做不到的，就不应该成为游戏规则。相反，安顿身心，一起创新和突破，更接近教育的终极目标和核心问题。天才或者特别有才华的，不用怎么教，给点阳光就灿烂；而有些教也教不出来的，硬教反而会短路。所谓“铁杵磨成针”，其实误了很多人，铁杵就是磨不成针。

长江后浪不一定推前浪。每年新生入学我都会跟他们说，你们将来前途无量，说了20年以后，我现在不说了，一代人有一代的际遇，有各自的问题和机遇。

我心中的教育，第一是专业性，这个专业性可能是职业教育的专业性，也可以是专业学科研究的专业性；第二是自尊心，教育不能让很多不是顶尖高校的学生丧失自尊心，不要动不动就各种排名。孩子都很聪明的，但如果缺少自尊，是不可能学好的；第三是幸福感，读书是很幸福的事情，尤其是读大学这个阶段，回想一辈子读书最幸福的时候是在学生阶段。重新让读书幸福，不管哪一类学校的学生，让他们有自尊心和幸福感，比什么都重要。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AI伤害可能会非常大

青年，是一个集体认同的概念。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少年强，则国强”，他是把“青年”和整个其他年龄段的人的关系做了一个根本性的切割。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青年群体是整个中国最活跃也是最重要的群体。这里面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青年能够改变世界、改变中国？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钱，也没有权力，但他们有新的思想，代表着新的文化，能开风气之先，这是“青年”这个定义的最根本的一个核心。而思想是可以跨越阶层传播的，青年思想可以在其他阶层间传播。

不得不承认，最近30年的青年和梁启超话语中的“青年”是有区别的。有些青年教师说他们是“牛马”，这包含着对自己的现状的不满，有自嘲的意味，但已经不是原来的“翻身”的意义。概念的进步性在消失，也就是说梁启超开启的“青年”至少是部分在退出当下生活，现在的青年人对数码和智能技术的掌握更普遍，更熟练，但在还没有养成独立阅读、独立思考、独立写作、独立表达的能力的时候，就很早地开始用人工智能用AI软件，甚至不知不觉地从帮他们学习，变成代替他们学习，伤害可能会非常大。这是大家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因此，我们要重建梁启超时代的“青年”概念，当所有的或者很多的人愿意为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而奋斗，都愿意来做这样奋斗的青年，我们中国社会、中国人就有希望，我也愿意做这样的青年，愿我们大家都做这样的青年。

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不断植根，才能成人

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场在《中国青年报》上开展的反响很大的讨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那是改革开放之初观念改变的时代转折点上，中国青年发出的感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以高扬个体的启蒙回应这个困惑，我认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启蒙不仅无法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而且还可能是虚无主义的观念成因。

今天的青年教育，我称之为拔根型成长。人的成长本来应该是扎根的，但我们当下人的成长，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到大学，不断经历拔根的过程。传统儒家讲的成人之学是不断植根，植入各种关系中去，才能成人。而现在的教育则是应试的，有不断脱离各种社会关系的趋向，把人推到个体上。社会化的不完全，就导致了宅男、宅女、社恐、断亲等概念的出现。这些概念会取代你对生活的正常感受，是非常有杀伤力的，我不喜欢，也绝对不会去传播，哪怕批评都不愿意，因为我批评它就刺激它生长。传统的社会已经被置换为电子网络数据，那么随着AI时代的快速来临，交流的对象可能是谋面或未曾谋面的网友，可能是虚拟的友人，或者是自己本身。

今天为什么有不少心理偏差的情况，我认为是“裸露的个体”导致的，因为都去社会化，撇开各种社会关系，连亲都要断，连自己的家庭都觉得是不好的，要保持距离，这不是裸露的个体吗？对裸露的个体疗愈的过程，一定是重新回到集体，而不是越来越个体化。

儒家讲“为己之学”不是为了围着个人转，是为了由己及人，由近及远渐次打开，逐步扩展到更广的关系，也有从小我成长到大我的过程，所以个人不是被动的权宜之计接受关系，而是主动地从个人逐渐地对接、嵌入社会关系，这是中国式社会化的过程。

林岗（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用人文教育对付“无知之幕”

中国是一个教育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家，在20世纪教育又成为一个非常受关注的话题。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一本《爱的教育》的小书，是以一个三四岁的小学生的口吻来写的，讲他对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家国关系等的观察，最后归结到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爱——爱是恒久忍耐。

儒家文明的开端人物孔夫子，我猜测也许他在收学生的时候岁数太大了，因此所收的学生的岁数也大，使得中国的教育传统是用一个成人化的视角来对被教育者。今天大学里年轻人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实际上是在他们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伏根”了——用成人化的教育来对小孩，或可称为“严厉的爱”——皮鞭下也有爱。教育的是一个个的个体，如何解决问题，应该从这里得到启发。

综合地看，教育有两样东西，一是训练，一是传承。教育要把还没进入到社会的人训练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训练。理工侧重于训练，人文侧重于传承，二者不一样。当我去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时候，有一点令我非常震惊和感动，就是当年西南联大的理学院定下一个规矩——国文是必修课，而且定规矩的人是吴有训，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

训练是不需要用一个大尺度的时间视角来看待的，知识是不断建构，又不断地抛弃的，这是理工科的一个特点。但人文研究一定要从头开始学起，需要在一个大纵深的时间尺度下去考虑问题。尤其在一个传媒的世界里，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一个人没有养成用一个大纵深时间尺度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习惯，就很容易踩到各种“坑”里。在一个机器的社会里，有什么办法能够对付“无知之幕”？——可能就是人文教育。

细读

“活泼泼”的诗歌对谈录

□吴思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诗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与借鉴，不断推出的“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再加上所面临的不断变换的诗歌新格局与生态环境，使这些年的新诗理论与创作界呈现了一种蓬勃发展，但又众说纷纭、矛盾抵牾的混乱局面。因此，目前亟需用科学观念来对新诗理论与创作的现状予以反思、清理，以促进新诗理论与创作在新时代的健康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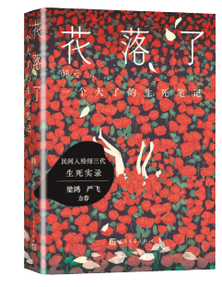
《宅居谈诗——致邵燕祥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这是一部谈诗的书，围绕中国新诗的发展及当下诗坛状态而展开，作者试图改变以往理论文字那种面孔冷峻、不苟言笑的呆板文风，故采用了书信体，两位对话者——杜书瀛先生是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邵燕祥先生是著名诗人、杂文家，两人娓娓而谈，既可见两位老友之间几十年的感情，又可以看出他们共同的对诗歌的热爱，以及对诗歌历史与现状的深刻认识。作者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针对诗歌理论与创作中的问题，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鲜明的思辨性与敏锐的艺术感觉的交织。杜书瀛熟悉中外美学史和文学理论史上的主要理论与流派，善于从理论高度，对当下诗歌理论概念作认真的梳理与辨析，并对相关术语间的关系做了明确的界定，显示了出色的思辨能力。不过，杜书瀛的另一重身份，即诗人身份，在这本《宅居谈诗》出版前了解的人恐怕还不多。其实，在诸种文学形式中，杜书瀛最爱的是诗。他不只爱诗、读诗，而且还写诗，把诗歌看成是抒发内心情感，排解胸中块垒，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写诗不求发表，有的藏之箧底，有的则在书信、邮件中与朋友互相交流。我曾有机会读到过他自称“打油”的诗作，实际是非常认真的书写。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使他的艺术感觉分外敏锐，诗的悟性更强，所以在他品评诗人诗作的时候，会“眼逢佳句分外明”，写起文章来会笔锋常带感情，议论切中肯綮。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对诗歌评论文体的创新，是继承古代“诗文评”传统，改变文风的一次实验。书中没有宏大的结构，没有复杂的层次，就是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写下来，每封信大致谈一个主题，一封信谈不透，下一封信可以接着再谈。他明白“话需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他要的就是那种活泼泼的，为读者喜闻乐见的“亲民”文字。

杜书瀛以耄耋之年写出此书，他不只是谈诗，其实也是在谈怎样做人，“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

出版书单



《花落了：一个大了的生死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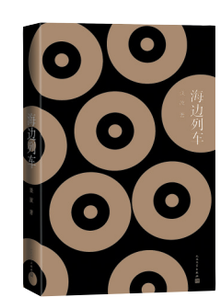
韩云 著

这是一部真实书写民间殡葬故事、探讨生死哲学的行业纪实文学，也是一部充满感情的素人非虚构。作者以亲身经历为蓝本，将殡葬故事、家族群像与生死哲思巧妙融合，描绘了丧葬文化背后的人情世态。

《叙旧》

魏思孝 著

《叙旧》是作家魏思孝最新小说集。十篇小说，十场萦绕于心的记忆——亲友的面庞、自我的跋涉、生活的况味，都在这里一一诚实摊开。在这些小说中，魏思孝通过一个个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及其命运轨迹，写出了我们都曾经历或正在经历的某种人生阶段。



《海边列车》

谈波 著

1980年代，东北大连一座大型国营化工厂，几个主人公面临着不同的命运抉择：陈工程师历经苦难后归来，重新出发，创造了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却也遭遇着个人感情的复苏与纠葛：当生活脱离轨道，命运在呼啸，作为个体该如何实现精神突围？

《外面天气怎么样》

蒋在 著

她们是挤在地铁里怕迟到的上班族，是深夜对着电脑改方案的螺丝钉，是在原生家庭、职场压力、情感困境里打转的普通人……她们的故事，也是你我的日常。

《望春门》

李知展 著

青年作家李知展曾是一个打工少年，15年间从豫东到岭南再回河南，因为对小说创作的孜孜以求，他成长为地方文学刊物的主编。《望春门》是他近些年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集中展示，在小说中，他悉心揣摩自己阅历的宽度和厚度，认真观察乡土中国的具体变迁。

祝福广场
爱的表白 ·幸福宣言 ·生日祝福 ·周年纪念 ·节日恭贺
锦洪广告 业务联系电话：020-87566523、13622244208

五周年纪念 & 温暖同行

2020年10月5日，是胡秦源与雷珍珍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的日子。时光如流，转眼已是五年。这一千八百多个日夜，我们彼此温暖，共同成长。值此五周年纪念之际，我们选择以这样的方式，记录下这份珍贵，也向所有关心我们的亲友表达诚挚的谢意。感恩岁月厚待，让我们在爱中相互扶持；感恩一路走来，收获的每一份祝福与理解。未来岁月漫长，我们愿怀揣初心，继续温暖同行，书写属于我们的下一个五年、十年，乃至一生。愿爱如初见，愿情恒久远。

公 告

冯展程现持张宝华生前在广州市番禺公证处订立的公证遗嘱，向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公证处申请办理张宝华遗下的坐落在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柏堂村柏堂街青云里13号的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房地产权证号：粤房地证字第C2687950号】的接受遗赠公证。

张宝华于2022年5月24日死亡，请持有张宝华对上述财产订立的其他遗嘱（赡养协议、遗赠抚养协议）的人士或其他经张宝华生前扶养且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对冯展程申办对上述遗产接受遗赠有异议的人士，在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起三十日内，携有关证明材料向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公证处申报。

联系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富华东路518号桥力大厦首层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公证处
联系人：何敏华
邮政编码：511400
联系电话：13392665482

工商小广告
电话 020-87138888